

沁园春

赞北京 9·3 胜利大阅兵

冀廷宇

京华阅兵， 环球瞩目， 神州欢腾。 慨耄耋老兵， 雄风依旧， 抗战劲旅， 将强兵精。	导弹擎天， 银鹰绘彩， 倒海翻江震雷霆。 凝神处， 看友军赳赳， 万里来盟。	胜利难掩泪盈， 念千万忠骨筑长城。 忆白山黑水， 壮士喋血； 太行沂蒙， 英烈献身； 大江南北，	琼崖粤海， 殉国捐躯遍精英。 盛典日， 当战旗高举， 再踏征程。
--	---	--	--



听老爷爷讲抗战

庞鹏 摄

【心香一叶】

中秋月团圆

崔斌

又到中秋了。每当此时，我总会在心里默吟起刘禹锡的一首诗：天将今夜月，一遍洗寰瀛。暑退九霄净，秋澄万景清。星辰让光彩，风露发晶英。能变人间世，恰是玉京。

关于中秋的故事传说很多，比如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、玄宗游月、貂蝉拜月等等不一而足；关于中秋的习俗，譬如吃月饼、钱塘观潮、碣石赏月、燃灯、玩月等也不胜枚举。

今年的中秋意义非同寻常，是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后的第一个中秋。我们都知道中秋意味着团

圆。可回瞻历史：有多少国家因为战争分崩离析，土崩瓦解；有多少民族因为战争刀戟相向，哀鸿遍野；又有多少人因为战争流离失所，生死相隔。我们盼望的团圆应该是建立在世界和平基础之上，可放眼全球，总有些魑魅魍魉干着破坏和平戕割团圆的龌龊勾当。我们相信：这些兴风作浪、蛊惑人心的妖魔鬼怪总有一天会作茧自缚，自掘坟墓，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当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是和平，当今民心所向波涛汹涌的是团圆。

在这个非常的中秋，我们炎黄子孙为全人类的和平和团圆送去深深的祝福！

杨小鹏(化名)是保定阜平县人。由于痴迷“法轮功”邪教，有病不医，导致双目失明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多年前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杨小鹏总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医院检查是血糖偏高，有糖尿病症状，并叮嘱平时多运动、控制饮食、定期检查。他听后，心里很吃惊，心想只不过是感觉有点不舒服，年纪轻轻怎么会得这样的病？也许是医生吓唬自己。在忐忑不安中，他把病情告诉了母亲。

爱子心切的母亲突然神秘兮兮地给他拿来一本书，说：“你婶子给了本书，说让你赶紧练‘法轮功’。这种功治病可灵了，有什么病，一练就好。”杨小鹏从小就喜欢幻想，不知不觉把书里讲的和电视、小说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，想到那些神奇的功能，既能治好自己的病，又能“上层次”、“白日飞升”、“得‘圆满’”，于是，他开始习练“法轮功”。由于把整个心思和精力全部投入到“修炼”中，杨小鹏不知不觉把女朋友给冷落了。女朋友耐心劝他到医院诊治，不要再练“法轮功”，而他竟把女朋友当成了阻碍自己修炼的“魔”，与之分手。

正当杨小鹏痴迷修炼之时，国家依法取缔了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，家人、朋友和

□ 民子

欧阳冰死了！

欧阳冰在仙家庙后坡习练“神天功”时，被突发滑坡砸死了。

噩耗传来，欧阳家顿时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。而最为悲痛的莫过于欧阳冰的老父亲欧阳狗剩。因为，对于欧阳狗剩来说，这不仅仅是老年丧子的悲痛，更主要的是对凶手——邪教“神天功”的无比愤怒。

欧阳狗剩出生在一个养蜂世家。父辈哥儿仨就守着他这一根独苗，因为奇缺，故取名狗剩。狗剩自学会走路，就随父辈四处放养蜜蜂，练就了一手养蜂绝活；改革开放之初，狗剩又承包了村里的两个果园——枣园和苹果园。狗剩勤于探索，精细管理，大胆实践，勤耕不辍，把这两样产业做得是风生水起，红红火火！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，狗剩已经成为太行县农业战线的“双料金牌”得主——“养殖能手”与“种植能手”！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。狗剩果断让两个儿子加盟到他的产业主线：大儿子欧阳冰负责果品推销，二三年时间，就占领了周边4个乡镇的集市及五六十个村庄的果品市场；二儿子欧阳雪和儿媳桂枝，在县城开了家蜂蜜、果品营销门市——“欧阳农副产品专卖店”，县政府门口有了他欧阳家的产品展销窗口。

颇有心计的欧阳狗剩，就是这样，一步步把产品变成了商品，产业链得到良性延伸——狗剩把他的蜂蜜、苹果和枣连同他的金字招牌，一并推出了河沟村，推上了社会，推向了市场！

事业的不断发展、壮大，为欧阳狗剩家庭生活的幸福，增添了无限的动力：十多年前，他率先在村西苹果园旁盖起了一栋上下十间房的别墅，娶了两房儿媳，添了一男一女两个孙子辈儿。如今，欧阳狗剩一家8口三代同堂，日子过得是美满滋润、称心如意。

处，还手拍膝盖，摇头晃脑地跟着哼哼几句。

“看把爷爷美的！”在一旁与两个小孙子玩耍的老伴儿笑着说。

“我咋能不美？全太行县50多万人口，比我时光过得好的有几户？比我日子过得美的有几家？”狗剩一边说一边端起一杯酒：“我就美……”

“不好了，狗剩叔。”二儿媳姜桂花枝的弟弟姜贵锁，风急火燎地进了大厅：“冰大哥在后坡练功，被、被突发泥石流给埋住啦。”

“救出来没有？”

“正、正在救，恐、恐怕凶多吉少……”

贵锁话没说完，只见欧阳狗剩两眼一翻，直挺挺地倒在了罗圈椅子上，杯中酒撒落到胸前衣服和裤子上……



悲愤交加

按照河沟村的习俗，今天是暴死的欧阳冰出殡之日。三天水米没打牙的欧阳狗剩，在老亲的再三劝说下，勉强和衣而坐。

“爹”，大儿媳姜桂花见老公公公坐了起来，赶紧说：“冰冰的后事，已经按照红白理事会的规定准备就绪。时辰一到，就起灵出殡。”

“唉！辛苦了桂花，也难为了桂花。”桂花含着泪，哽咽着说：“爹，您老也要节哀顺变，多多保重。”欧阳狗剩强忍悲愤，话题一转：“亲戚、家人都到齐了？”帮助料理丧事的村支部书记兼红白理事会会长姜壮马上接住话茬：“就差欧阳雪两口子啦。我已派贵锁去接，快来……”

“我姐和姐夫他们都不回来啦！”一脸不悦的贵锁破门而入：“我姐夫说他哥修成了、升天了，这是好事，家里就不要大惊小怪、兴师动众的了，神仙可不在乎这些。”

“啪！”欧阳狗剩拍了一下床板，腾地站了起来：“他不来为兄长送殡，还是非颠倒、胡诌八扯，这不是神经了吗？”

“姐夫还说，听说哥哥练功升天，他很羡慕，当晚就拜师并开始练功，以求有朝一日，也能脱离苦海，成佛成仙，坐享清福……”

“眼看着哥哥被‘神天功’邪教所害，他又加入其中，他、他这不是要断我欧阳家的血脉、断我欧阳家的事业……”

悲愤交加的欧阳狗剩，怒发冲冠，气血攻心，剧烈颤抖的右手抬起向前指了指，身子向前一倾，重重地栽倒在地上！

“爹！”“老哥！”“叔！”

桂花、姜壮和贵锁见状，急忙上前搀扶欧阳狗剩。

可怜的欧阳狗剩这次栽倒在地，就再也没有起来……

天黑了，雨住了。

在果园忙活了一天的欧阳狗剩大步流星地回到了家。

“我回来啦！”

“酒菜已经摆到桌上了，你先喝两杯，一会儿咱就吃饭。”孩子他娘回着。

“冰冰呢？”

“冰冰刚才说有事，慌里慌张地吃了两口就出去啦！”

狗剩习惯性地坐在别墅一楼大厅罗圈椅子上，顺手拿起酒瓶斟了一杯，边品酒边欣赏着戏曲频道的节目，看到兴致



身边的故事 征文

迟来的醒悟

当地干部劝他不要再练了。但此时的他已深陷其中，不能自拔。有一天，杨小鹏突然得了重感冒，头痛、咳嗽、发烧，打不起精神。他认为这是“师父”的考验，拒绝吃药、打针等治疗，只是更加“勤奋”地练功，过了很长时间感冒症状才有所缓解，但仍感觉精神恍惚、乏力、恶心、身体虚弱。即使这样，他仍然坚信“圆满”就在眼前，这是最后的考验。

因长时间练功拒药，杨小鹏看东西开始模糊不清，这不仅没有引起他的警觉，反而认为是“师父”的再次考验，依然一心练功。

在一次练功中，杨小鹏突然昏迷不醒，被送到县医院确诊为糖尿病中毒，经抢救，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即使这样他还是执迷不悟，相信“师父”的话，人有病是

“业力”所致，医院是不能“消业”的。他把病痛都归结为“师父”在为自己“消业”，仍然不肯就医治疗。就这样他的病情逐渐加重，最后因糖尿病引起并发症——糖尿病视网膜病变。虽住院治疗了两个多月，最终还是双目失明。

失去了双眼的杨小鹏，在当地反邪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这才开始认真反思过去，重新审视“法轮功”：不是说“师父”的“法身”无处不在、无处不在吗？可在病危之时，“师父”的“法身”又在哪里？多年的修炼，不但没有“圆满成佛”、“白日飞升”，而且小病变大病，大病变残疾，还差点丢了性命，至今还单身一人，既毁了自己一生，又连累了家人。醒悟后的杨小鹏那个恨啊！

(陆姚林整理)

【连载】

天国梦

——原“法轮功”痴迷者转化历程(节选)

□ 丹琳

在练“法轮功”之前，已经事业有成的我，发表了很多关注社会现实的文章，文笔犀利。一家报纸准备给我开辟一个专栏，提供一方针砭时弊、弘扬正气的园地。一个导演也约我写一部电视剧，在这方面我也露出了一定的创作才华。当时，我还涉足广告策划领域，给企业搞的策划也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应。如果坚持奋斗下去，很快就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。可自从练上“法轮功”之后，我觉得这都是“常人”的“名利情”，是“修炼人”应该彻底“修”去的东西。因为怕“失德”，我把这些“常人”的“名利情”都看淡了，或者说对于外界的一切机会，我都统统拒绝了。李洪志说过：该有的你自然会有，你放不下，不就是执著心吗？现在想起来，李洪志的精神控制是无孔不入的，你一旦被卷进了

自毁事业

“法轮功”这个魔圈，自己就很难跳出来，尤其是迷信思想特别严重和心理极度扭曲的人，没有外力的帮助，是很难打破这个精神枷锁的。

本来，一开始，我去北京的欲望并不是很强烈，但李洪志一篇篇“经文”的下发，使我唯恐失去这个“千载难逢”的机会，去北京的念头在心中蠢蠢欲动。但真正促使我下了决心的，是一件现在说起来非常可笑的事。那时，因为不小心怀了孕，做了人工流产。但李洪志说流产也是杀生。他说医院里有许多肢体不全的，或肢体很全却很幼小的小孩生命，在那里没地方去。不杀该杀的，就成了孤魂野鬼，没吃的没喝的，一直要等到各个空间的他都走完了生命的进程，才能够找他的归宿。而你杀了生，就会造下一个相当大的业力，生生世世要偿还你所欠下的生命。可是如果你能修炼圆满，那你就把他们度到你的世界里去当众生，使你杀害的生命有了归宿。如果你要修不圆满，你杀的生将来是永远都偿还不尽的。所以做了人流之后，我就开始后悔，心中对那种要偿还被杀害生命的可怕情景十分恐惧。可是既成事实，怎么办

呢？只有“修炼圆满”，把所杀害的生命“度”到我的世界里去，才能使我从地狱般可怕的幻觉中摆脱出来。

那些日子，我每天像一个惊弓之鸟，心惊胆战，简直像得了精神病，每天问我刚刚五岁的儿子：“妈妈杀了生，老师还能原谅妈妈吗？妈妈业力这么大，还能不能修成？”因为李洪志说过，六岁以下的小孩都开着“天目”，能看到“另外空间”的东西。当时，五岁的儿子随口说了一句：“你要出去，老师就原谅你。”(实际上儿子是想让我带他出去玩)孩子的这句话仿佛圣旨一样，我一骨碌爬起来。因为李洪志说过，你杀的生将来是永远都偿还不完的嘴点化你。难道这不是通过儿子的嘴点化我，让我出去吗？我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北京，一定要“修”成！现在想起来，为什么练“法轮功”的女性多于男性，这方面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为了不使“千万年的等待毁于一旦”，为了上“层次”，求“圆满”，“修去名利情”，进入那金子般闪光的“天国世界”，为了修成“法王”，躲避“杀生”的报应，我顾不得家庭的责任和孩子的幼小，冲破了理智的闸门。我预备了两个写着“法轮大法好”、

“法轮大法是正法”的条幅，准备伺机而动。

当时正好有一个导演约我写一部长篇电视剧，他要求和我见面谈谈。交谈时，他说：“我们刚刚拍了一部《祸国殃民‘法轮功’》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我曾亲自参与了采访和调查。”我一听，心里一惊：原来如此，他是破坏“大法”的，是安排我来救他，向他讲清真相的。因为那段时间很紧，还来不及讲真相，他就告辞了。回到家里，我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，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打断他的话而抓住机会向他讲真相。不行，我得把他约出来，告诉他“大法”好，因为李洪志说心里装了对“大法”好的一念就不会被“淘汰”了。

一天傍晚，他来到约定的地点。我一见他，就迫不及待地：“那天我听说你拍了一部揭批‘法轮功’”的片子，我非常为你着急。我就是练‘法轮功’的，真相我都明白。‘大法’是最正的，是清白的。政府把‘大法’定成邪教是错误的，你千万别听信他们。对‘大法’有好的一念才能被救度。我看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不要为此而被淘汰。题材这么多，你选什

么不行，为什么要拍这个呢？赶快把你们的拷贝销毁吧！不然业业太大，就会在‘层层被灭尽的痛苦中偿还所欠下的罪恶’。”

我滔滔不绝地讲着，抬头一看，发现他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打量着我，仿佛我是天外来客；而且，他用报纸捂着嘴在偷偷乐呢。大概我当时的神态太可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用怜惜的口吻说：“你应该有自己的思想，要珍惜自己的才华，不要盲目地跟着别人瞎折腾，好好搞咱们的电视剧吧。”我觉得这正是考验我能不能“放下名利情”的一个好机会，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与他的合作，并对他千叮咛，万嘱咐，叫他一定说“大法”好。

给导演讲清了“真相”，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。回到家里，我翻出我过去写的所有书稿，心想：自己马上要“圆满”了，还要常人的这些“名利情”干什么？干脆把它烧了算了，唯有这样，“名利情”才能放得干净利落！于是我把自己的东西搜集到一起，放到垃圾桶旁边，点着打火机，那些饱蘸心血和汗水写出来的心爱之作熊熊的火光中化为了灰烬。我的心也仿佛随着一股股青烟解脱了，升天了。然后就给人留下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我要出去采访一个人，今天可能不回来，你记着接孩子。”③

(未完待续。文有删改，标题为编者加)